

# 什么样的剧集可以构建起跨媒介叙事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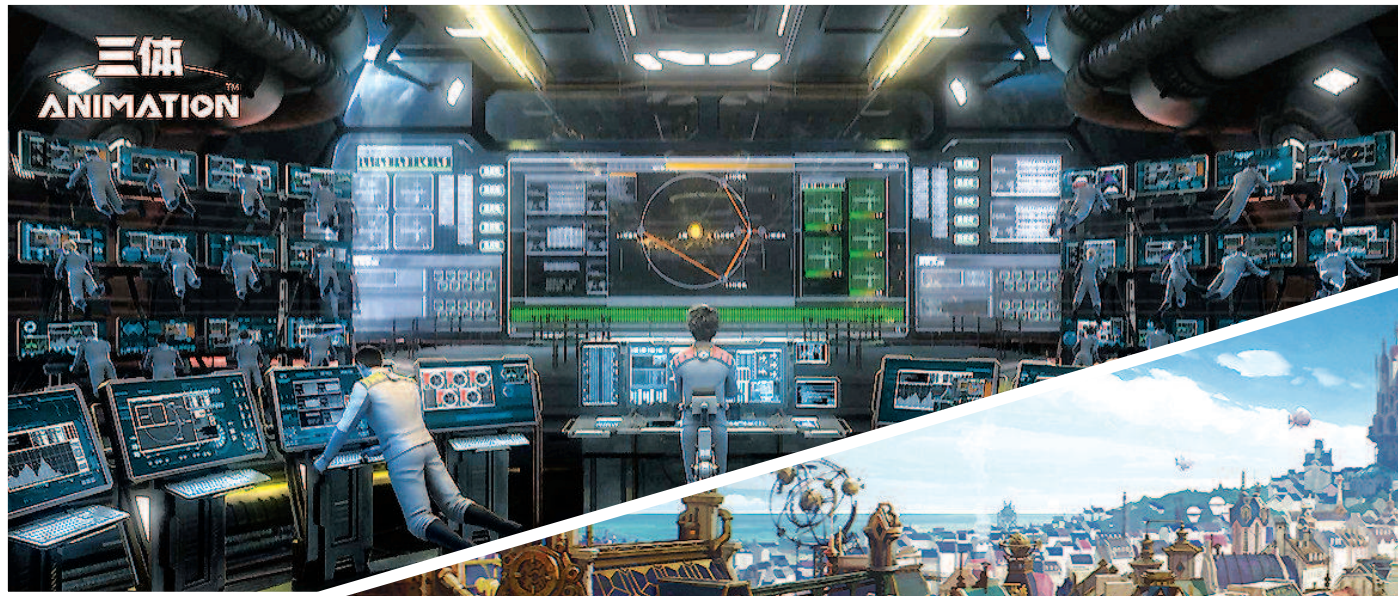
卢蓉

这段时间,当我们熬夜收看卡塔尔世界杯现场,或者关掉手机躲避“剧透”,回放赛场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这种全世界观众“一起追看”的行为乐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起点大概可以追溯到1925年苏格兰人贝尔德的实验室,那里诞生的一个大约四英寸见方的阴极射线小屏幕,后来被传播学者施拉姆评价为“20世纪考验人类智慧的发明”。往后的时间里,人类注意力的历史被这个发明引导和建构,电视逐渐发展成为了整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启了人人“都在看电视”的时代……直到世纪之交,新兴互联网宣告传统电视的夕阳,访谈节目《拉瑞金在线》策划了一期著名的跨世纪之问——“未来,电视会继续存在吗”,答案定格在“电视不一定,但它创造的《星际旅行》一定会存在”。

《星际旅行》是科幻娱乐上最受欢迎的名字之一。很多人不理解这个没有最佳演技,没有最引人入胜情节的电视系列剧,为何在今天比它第一次播出时更受欢迎,激发了九部电视剧、三部动画片、13部电影、上百部小说、游戏,与世界范围的“星际迷”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宇宙连锁事业。不仅如此,该剧的观念和台词像种子般播撒进了流行文化,在影视、动漫、游戏中经常被引用和戏仿,星舰“进取号”甚至成为现实中第一艘商用太空船的命名。这类貌似拥有“不死金身”的长寿剧集,与今天的漫威故事或者《黑客帝国》一样,成为跨媒介叙事的经典。这无尽的生长能力究竟如何发生?

类似的,打开今天的社交媒体,“那些年我们共同追过的剧”依然是个突破圈层的磁力场。不同年龄的追剧清单尽管面貌各异,但人物命运、家庭伦理、历史钩沉、民生话题、家国记忆、英雄侠义的磁力早已成为稳定吸引中国观众的内容,它们跟随着国产剧发展形成了故事隐形的趣味连本,种植在不同的情节中。从早年热门的琼瑶剧、金庸武侠剧到今天的仙侠奇幻、《渴望》到《人世间》,从《大雪无痕》《苍天在上》到《人民的的名义》,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到《蜗居》《小欢喜》……群体共同经历的物质



本土网络IP《三体》横跨图书出版、影视、动漫的跨媒体建构正在起步。图为开播不久的国产动画《三体》

拥有最多中国玩家的游戏头把交椅《英雄联盟》推出的动画剧集《双城之战》,首播即拿下当月播出平台的收视全球第一



经验和精神生活显影在不同时期的屏幕上,涌动的思潮和现实问题被源源不断编织成新故事,电视剧一度成为国民日常生活“第四餐”。电视的神经末梢延伸社会的各个角落,探测不同年代的气候和趋势,调节向大众讲故事的窗口,充当了成长的陪伴者,文化习俗的制造机,用无止无休的讲述构造起独属的大众神话学机制。

那么,话又说回来,当电视极盛期过去,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借助互联网统领全天候信息生态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回顾曾经的媒介之王呢?

因为,正是这种特殊的大众神话学机制协同建立起了今天这个“叙述化”了的社会。相比其他媒介,电视的时间累积效应具有强劲且持久的社会影响与构造能力。由于施展了“叙事”属性,电视

可以用周期性节目和重大事件来规划人们的日常时间,它还热衷于重组某些特定时刻,通过戏剧化与共情效应控制意义生产和堆积记忆。如果还有人记得央视用《东方时空》重新定义了中国人的早餐习惯,用春节联欢晚会创造了中国人过年的新民俗,那么就会更容易理解今天的Disney+为何要宣称用头部剧集重新定义“星期三”,网飞为何要誓言“在HBO成为我们之前先成为HBO”。电视就像文化基因的培养皿,用收视指南定制行为习惯,再把大众的喜乐忧惧潜移默化地转化成一种集体的信仰和社会秩序,成为社会主体性思想或情感。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制度因素参与了播出时段的题材选择,意义的价值取向、图象系统的语法修辞。这一整套运行机制让我们的社会变得可定义、

易存档、可流传。今天,随着新技术功能的加载以及受社会条件的催化,我们越来越明显感觉到这一机制如同电视的幽灵,变为一种关于连接性和持续性的跨媒介叙事驱动,其“定制习惯”“构造社会”的性能似乎获得了新一轮放大和再生。互联网时代,大众分化为小众,小众聚合成形形色色的圈层和群落,为了获取更多层面的用户心理,内容生产也随之向着无限扩展的跨媒体“故事世界”进发。新兴流媒体迫不及待涌入传统电视最擅长的剧集领域,并用跨媒介叙事的方式聚合后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类小叙事。例如,《三体》《九州》《封神》《仙剑》等本土网络IP横跨图书出版、影视、动漫的跨媒体建构正在起步;今年9月,网飞出品的剧版《三体》第一季杀青;紧

随后的这个月,国产动画《三体》正式在B站开播,其他形态的开发还在路上。更大的叙事行为在各地的剧集、游戏、动漫产业中方兴未艾,拥有最多中国玩家的游戏头把交椅《英雄联盟》推出的动画剧集《双城之战》,首播即拿下当月播出平台收视全球第一……当然,还有不胜枚举的超级IP主题乐园、盲盒手办等等衍生经济链。

在这方兴未艾、无限扩大的跨媒介浪潮与故事消费系统中,“叙事”同时成为了商业竞争与文化传播的关键。无论有线电视时代的缔造者还是流媒体世界的大白鲨,都在以优质剧集的持续产出来争夺市场霸主地位,因为这里掌握着社会主流价值以及娱乐生态的构造枢纽。国外,近年来剧集产业在赛道、形态、制播方式等全方位的巨变引发“艾美

奖”不得不重新划定关于剧集概念及类别的界定;国内,去年开始,“飞天奖”也首次将网络剧纳入评奖视野,革新并探索新生态下新兴剧集评价规则。不止于娱乐业竞争,当数字化、全通路传播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应用日益深化,发达国家流行剧集在全球市场的倾销与传播优势,也使得文化产品的输出变成一个令多国开始警惕的文化议题。网飞在亚洲多国收购本土故事版权并重新开发的剧集越来越多,然而无论这些杂交故事的主体是来自游戏、电影,还是小说,第三世界元素虽然有所显现,却非主要部分,故事内部的世界格局依然充斥着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受国际政治经济和传播技术影响,剧集产业的全球布局与产业竞争不会停息,文化冲突、权力角逐、道德困境与伦理焦虑也将相伴而行。“讲好中国故事”也因此成为新时代我们国家建构自身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文化战略。

生活在庞大媒体集群制造的芜杂而多元的剧集社会中,虚构与现实日益重合之感不断袭来,人们全天候接收着沉浸式、卷入式的信息覆盖。剧集这个概念本身,也从狭义(专指传统电视剧)变得宽泛(甚至包括“剧本杀”),而在不久的将来,剧集或许还会以“元宇宙”等新形式登场,继续改写人类生活的基本面貌。那么,这种日益扩大的生存现实对人类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人工智能社会“人何以为人”进行终极追问的科幻剧《西部世界》,上个月刚刚宣布不再续片,创作者似乎已经耗尽现阶段所能到达的想象。这是对文化、心智和主体性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期。未来的人们,如果像日本学者东浩纪所言,失去对宏大叙事的兴趣,而只沉迷于“数据库消费”,他们不知道也不在乎的是什么,只是沉浸在故事虚拟世界,与各种导航条、符号、角色、叙事片段打交道,那么,随着新一代技术的临近,在整合全息媒介阶段,人们还可能以既虚拟又具身的方式,重新聚集在一起,重启集体观看的传统吗?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 书间道

# 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完成两个不可能的任务

——评马伯庸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长安的荔枝》

吴心怡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杨贵妃吃的荔枝是如何运到长安的?这个问题曾引起古今往来不少好奇。唐代荔枝最著名的产地在极边远的岭南地区,荔枝又是一种高速腐败的水果,“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从岭南取荔枝送往杨贵妃手中,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唐以后不少论者为了让杨贵妃能够符合常识地吃上荔枝,都试图“篡改题目”。一种观点是在荔枝的产地上做文章,猜想作为贡品的荔枝可能出自巴蜀,巴蜀相比岭南,空间上距杨贵妃更近。另一种观点是猜想作为贡品的荔枝可能不是鲜果,而是蜜饯,也就是“荔枝煎”。猜想事实上可能成立,但如此一來,唐诗中“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来山谷,到今耆旧悲”杜甫《病橘》的震撼,唐传奇中唐玄宗谱写新曲,“会南方进荔枝,因名《荔枝香》”(《甘泽谣》)的纤歌,似也跟着烟消云散了。

以唐代可能实现的技术手段,将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杨贵妃手上,果真是不可可能的吗?从史书记载来看,汉代就有岭南地区进贡荔枝的记录。岭南的荔枝,不仅是进贡的代表,也象征着王权对于边远地区的控制。这也无怪乎历代诗文中谈及杨贵妃的荔枝,总以为是岭南所出。马伯庸新近出版并且官宣将拍成电影的《长安的荔枝》,就以长篇历史小说的形式,大胆挑战了荔枝难题。

## 将岭南荔枝如何来到长安的故事讲得妥帖

《长安的荔枝》最初曾在网络连载,故而带有大众文学的一般缺陷,人物形

象略模式化,又有三四处带有当代色彩的插科打诨。小说的标题也有值得推敲之处——历来文学表达中,贵妃与荔枝的故事通常发生在华清池,偶尔才是长安城。不过从后记可知,作者是知晓这一地点争议的,只是为了故事更加有趣,才将进献荔枝的舞台安排在了更能展现盛世繁华图景的长安城里。

为了让这个关于荔枝的故事的历史细节更加妥帖,马伯庸是颇费了一番工夫的。他没有无视“出自巴蜀说”与“荔枝煎说”这些前人留下的猜想。小说中述,“荔枝煎”在口传贡品里车载斗量,已不稀奇,巴蜀虽近,但在听闻岭南荔枝的盛名之后,唐玄宗便明确要求置办岭南新鲜荔枝。如此一來,故事既得以保全唐代以来杨贵妃荔枝故事应有的传奇色彩,也尽可能兼顾了已有的学术探讨。

若在唐代运送荔枝,主要面临三方面考验:保鲜手段、运送途径、运送成本。保鲜方面,马伯庸在小说中借鉴了宋代以来文献记载的瓮装、冰藏、截干、移栽等多种方法,有些方法至今还在使用。途径方面,则是采用了数据化思考的方法,以实验的方式取得相应数据,找出一条最适合荔枝从岭南送往长安的最速道路,并计算出需要的成本。为此,马伯庸安排了一个“明算”及第的上林署小监李善德,作为小说主人公。明算是唐代科举科目之一,用意是选拔擅长算学的专门人才,就取路较为狭窄,仕宦前景也一般,所以受重视程度远不如明经、进士科。“理科生”主人公在校园、都市题材中颇受青睐,但《长安的荔枝》设定在唐朝,古代不同于当代的价值观,让李善德这个“理科生”命运多舛:由于长期处在官场边缘,地位低微,不善人情世故,所以在故事的开头,就被当成一

个任务失败时的替死鬼。置办荔枝的荒唐任务,可能只是帝王的一时兴起,却把平凡又有点窝囊的李善德推向唐朝最有权力的几个人中间。

李善德靠自己的算学能力可以解决运输荔枝的途径问题,靠朋友的帮助可以解决保鲜问题,但运送成本方面,到底还是要仰赖长安到地方各级官员的配合支持。百官不欲配合,纷纷祭出复杂的办事流程,使得转运荔枝一事无从继续。李善德为求生存,只得借助权臣杨国忠的力量。由于缺少官场经验,李善德对这个选择的意义还一无所知。当杨国忠插手荔枝转运之后,故事的氛围就犹如采下一日之后的荔枝,急速转晴。手持杨国忠腰牌的李善德在各衙门通行无阻,可以调度一切资源,却身不由己地偏离了最初的方向。运送荔枝这个不可能任务,在“不计成本”的前提下,终于解决,而另一个暗中布局已久的不可能任务开始缓缓浮现。

## 以历史洪流中的个人选择纾解了一种两难

马伯庸近年的小说,多从小人物视角窥视时代兴衰,《显微镜下的大明》是如此,《长安的荔枝》也是如此。回顾《长安的荔枝》文本中出现的第一个确切日期,是“天宝十四载二月三日”。这个时间十分不起眼,是李善德签领任命荔枝使的敕牒的时候,“顺手”日期也写在了上面。但对唐代历史略有了解的读者立刻会注意到,天宝十四载,正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年,也是由盛转衰的一年。沉醉于李善德求生之路的读者,看到鱼朝恩、杨国忠纷纷出逃,也会猛然重新想起,

“荔枝”这一意象在唐诗中象征着浮华与荣宠,更象征着悲凉与伤痛:“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杜甫《解闷》其九)。“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张祜《马嵬坡》)。至于杜牧脍炙人口的《过华清宫》绝句,写到“无人知是荔枝来”时,更是蕴含着讽刺与愤慨。杜牧的这首绝句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关于唐朝的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荔枝在诗中代表了骄奢淫逸,这是每个人在阅读一个关于荔枝的唐代故事时会持有的基本价值预设。荔枝运往长安必定耗国力民力,但这却成为了小说中主人公必须完成的使命。个人与时代的冲突因此形成了。

作者没有一开始就将这个冲突直接置于读者面前。对于国家大事,小说的叙述总是小心维护着李善德身为普通小吏的视角。唐玄宗不相信安禄山有叛心,绑了好言劝谏的人送去河东,这些直接与后来的安史之乱相关的事,在小说中只是一块背景板,用闲笔一带而过,主人公对此并不挂心。真正让他财富的,是天宝年间温使任职导致的财政乱象。

“这几年以来,圣人最喜欢的就是跳开外朝衙署,派发各种临时差遣。官中冬日嫌冷了,便设一个木炭使;想要广选美色入宫,便设一个花鸟使。甚至就在一年前,圣人忽然想吃平原郡的糖蟹了,随手指派了一个糖蟹转运使,京城为之哄传。”君王随手指派的使职,不受任何已有的监察制度限制,负责监察的官员“只能眼睁睁看着各路使臣揣着国库的钱,消失在灞桥之外”。

李善德本以为进献荔枝,可以让李善德求生的农户得到利益,然而各级官僚为求稳妥,将运送总量擅自翻倍,反使



▲根据马伯庸小说《长安的荔枝》改编的同名电影近日发布海报

主人公的精确计算沦为废纸,两代果农苦心栽培的荔枝园惨遭滥伐。运送荔枝所费不貲,杨国忠却声称不动用国库,也不动用皇家私库,那钱到底从何处来?这成为了后半段故事中最大的悬念。在荔枝运送的紧要关头,一个逃驿事件摆在李善德眼前,从杨国忠口中,读者和主人公才明白逃驿是为了逃避新征的“荔枝钱”。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百姓造成的苦难,身为荔枝使的李善德开始噩梦缠身,夜不能寐。

在唐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中,船就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而在《长安的荔枝》后半部分,作者则叙写了一只运冰江船为了减轻负重而遭到损毁的过程。在卸下船帆、吹去桅杆之后,“他们

拆下了船篷,拆掉了半面甲板,连船头饰物和船墙都没放过,还扔掉了所有的补给。一条上好的江船,几乎被拆成了一个空壳。送完冰块之后,这条船不可能再逆流返回江陵,只能就地拆散。”历史无法让历史洪流转变方向,但可以代替古人发出呐喊。小人物李善德在最后选择直面杨国忠,一番怒斥让我们的主人公完成了小说交给他的真正使命。历史代价与主人公任务之间的两难就此纾解,小说中荔枝的意义也终于与唐诗中荔枝的象征意义合二为一。

(作者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馆员)